# 浮躁

阿风是一家公司的电气工程师。２６岁。收入也是很高。他的妻子是一个时装公司的模特。在外人眼里他们夫

妻绝对是令人羡慕的一对。

在结婚初期阿风也是这么认为的。但不久他就发现妻子对平日里夫妻间的作爱根本不感兴趣。

有时常常催他快点办事，然后她便洗澡睡觉。弄得阿风也索无味。他多希望妻子能在床上表现的温情一点。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阿杰。从阿杰那里他初步知道了一些关于性虐待的事。阿杰是一家杂志的自由撰稿人。

当他到阿风家里见到他的妻子何敏美丽的倩影。便常与阿风交往。慢慢地他成了阿风家的常客。从他见到何敏后，

越发的表现出对何敏的爱慕。他向阿风讲述了他的一些个人爱好。最后竟要阿风偷偷地的把何敏穿过的什么丝袜、

内裤的给他。阿风最初也没太介意。认为阿杰的爱好虽然不雅，但只要不太过火，道也没什么。于是他经常把妻子

穿过的东西让阿杰带走。可时间一长，何敏发现自已刚穿过的内裤、丝袜什么的就不见了，便问阿风。

阿风只好把阿杰的事说了。

原本以为妻子听了一定暴跳如雷。那知何敏不但没生气，还要阿风把阿杰再约到家里来。说她想看看他是如何

的变态？并说出了她的一个愿望。说她早想拥有一个她自已的奴隶了。

阿风听后也是非常的吃惊。他万万没想到妻子交有这样的念头。阿风怔怔地望着妻子半于说不出话来。其实，

何敏早在婚前就有了这种癖好，只是同阿风结婚没多久不便于启齿罢了。

现在有了这样的机会，她只是把她内心真实的一面表现出来吧。后来不但是阿杰，连阿风都沦为了她的奴隶。

这可能是阿风万万没料到的。

当阿风把何敏要见他的消息告诉阿杰的时候。阿杰表现出一种恐慌。他的这个爱好毕竟是见不得人的。而今如

里真的面对何敏时他有点不知所措了。

晚上。阿杰又见到了何敏。

这一次何敏穿着的非常的性感。高开叉的短裙下露出雪白的大腿，加之赤足趿了双高跟拖鞋。

越发的显得娇丽。见阿杰一副木纳的模样，何敏笑了。

「你就是那个拿走我穿过的丝袜、内裤什么的家伙吗？」「是。对不起，我冒犯了您。如时可以我愿意作出补

偿。」阿杰不知道何敏的真正意图，所以这么说。

「补偿？你是说钱吗？不。我和阿风都不缺钱。如果你真想补偿还的话。就做一条整于呆在我脚边的狗吧。」

何敏说着躺在了沙发里。并翘起一条腿。样子非常的撩人。

「你是说让我做狗？」

听何敏这么说阿杰的声音都有点发颤了。能成为一条整天呆在美女脚下的狗，可是他多年来的愿望啊。

「是。做一条哄我开心、并侍候我的狗你愿意吗？」何敏的话已经说的很明了。

「我愿意。只要您高兴就行。」

此时的阿杰在也顾不上什么面子了。

「那你还不赶紧样趴在地上，象狗一样爬到我面前来。」何敏说着把一只脚搁到了茶几上。

阿杰也就真的象狗一样爬到了何敏的脚边。阿风在边上看得都恶心，他怎么也想象不出阿杰会在何敏面前丑态

百露。

「诺。你不是喜欢我穿过的丝袜吗？现在我把脚给你。就好好的舔舐吧。」何敏终于下达了让阿杰舔脚的命令。

这也算是投其所好吧。如果是换一个人，一定会大发雷霆的。毕竟让人舐脚是极其侮辱人的。但对于阿杰来说可是

多年愿望的实现。丝袜、内裤什么的毕竟是死物。

又如何能比捧着一个心仪美女的脚来的实在呢。竟管这双脚也未必就是香味扑鼻。其实，何敏的脚平时脚汗非

常多。加之模特除了在Ｔ型台上作秀外，日常也有大量的形体锻炼。而且现在又是夏天，那这双脚上的气味也可想

而知了。阿杰把脸凑上去了一瞬就闻到了一股浓烈的酸味。这可比他嗅过的任何一双丝袜都要强烈。阿杰居然有了

性反应。也无怪乎他会沦为何敏的奴隶了。

他含住了何敏的大脚趾。用舌头舐进脚趾间的缝隙。完全不顾其间的污垢和脚渍，吮舔有声。

把个阿风看得呆了。真想不到。老婆的一只臭脚丫子居然会让阿杰如此的发狂。

其实。何敏以前也曾听说过恋脚狂、受虐狂什么的。但在实际生活中她还真没现过。那种想成为主人随意的宰

制男人的性幻想也只是在幻想中才会有。但现在活生生的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她也非常的激动。看来这个家伙真的

可以把她对男人的种种残酷表现出来了。她万分的高兴。

不一会儿。阿杰已经虔诚舐她的脚心了。一阵阵的酥痒从脚底传来。何敏舒服的伸直了腿。

闭上眼睛享受着这份快意。也不知舔了多长时间。连何敏都觉得有点烦了。

两只脚上也沾满了阿杰的唾液。

「怎么样？舔主人的脚感觉好吗？」

何敏问阿杰。

阿杰正舐得带劲。见何敏发问，连声说好。

「好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们夫妇的奴隶了。作为我们的奴隶你一定很高兴吧。」

何敏终于把奴隶的身份强加到了他头上。

「是。主人。」

阿杰此时已经完全被美丽的何敏所控制了。

何敏站起身来。走到她的手提包边。从里面取出了一只狗项圈。原来她早就做好了准备。

「来。主人给你戴上。以后没有主人的允许你的四肢是不可以离地的。」何敏不但给他戴上狗项圈，而且连行

动上也限制他，使之成为象狗一样的爬行动物。

「对了你的名字也不好听。以后我就叫你小白吧。我以前养过一条狗就叫小白。我希望你能象它一样的听话。」

何敏边给他戴狗项圈边说。

「是。主人以后我就叫小白。我一定听你的话。」戴着狗项圈的阿杰仰起脸恭顺地说。

「真乖。」

何敏拍拍阿杰的头对阿风说：「阿风现在我们有了奴隶你也很高吧。」何敏笑着问阿风。阿风真有点受不了了。

他冲到阿杰的面前：「阿杰你的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做我们的奴隶。你知道奴隶是什么吗？是没有任何人身自由

的奴隶主的私有财产。主人可以任意的打骂、处置或是侮辱。你一个堂堂名牌大学的毕业生，难道说连这些你都不

知道吗？」

阿风是越说越气。他怎么也想不到阿杰会如此的变态。

「喂。你怎么回事吗？自已不想做主人就算了。我好不容易有了个奴隶。你别想破坏我的好事。再说做奴隶也

是他自愿的。我又没逼他。其实如果你能够早点做我的奴隶。我们的性生活也不会那么单调了。」「做你的奴隶，

你作梦啊。」

阿风气得坐到了沙发上。

「是吗？那好，本来我还不想逼你。现在你这么说那这个奴隶你当定了。要不然我就去你们公司把你的丑事全

抖出来。」

原来。阿风曾多次把他们公司的机密材料偷偷卖给公司的商业对手，从中谋取暴利。这件事也只有何敏知道。

而今这确成为了何敏要挟他的致命武器。这件事如果被公司知晓可能至少要判他二十年的有期徒刑。

「小敏。我刚才也是说着玩的，你又何必当真呢。」阿风的口气明显软化了。

「真的吗？但我可不是开玩笑。你要么象小白一样做我的奴隶，要么就等着坐牢吧。」

何敏现在拿住了他的软肋又岂能放过这样的机会。反正做主人的感觉是她梦寐以求的。她也一直有想侮辱丈夫

的机会，现在不趁热打铁，恐怕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难道你真的要我做你的奴隶吗」看着何敏一脸认真的模样。阿风道真有点为难了。虽说做她的奴隶也没什么，

可要他象阿杰那样他可真受不了。舔老婆的臭脚丫子他是万万做不到的。

可今于这架势他要是不答应他还真怕何敏会做出什么事来。那样的话他轻辄是失业，重的话可能真的要坐牢了。

「当然是真的。不过你到底是我的老公。我也不会太为难你。最起码你不用象小白那样四肢着地。在行动上也

是自由的。可如果你不听话，我还是要处罚你的。到时候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为了能够达到目的。何敏开始用话来骗他了。其实在以后的日子里。阿风不但没受到什么优惠。而且何敏还招

来一帮同事侮辱他，其中甚至包括他的下属。

这让阿风几乎在公司里抬不起头来。

「好吧。不过我白天还是要上班的。」

阿风只好勉为其难答应下来。内心里恨不能揍阿杰一顿才出气。

「这是自然。白天我们三个都要去上班。只是吗？奴隶的工资每月都是要上缴的。如果我心情好的话也会适当

的给你们一些临用。」何敏不但在行动上想控制他们，连经济上也想这么做。

阿杰的收入是隐性的还好，而阿风的就比较固定。几乎被何敏没收后连买烟的钱都没有。有时为了一点小钱甚

至要跪在何敏的面前服侍她半天。

「阿风啊，现在你也是我的奴隶了。怎么样也该向主人表示一下敬意吧。刚才小白可是非常虔诚的舔了我的双

脚哦。」

见阿风就范，何敏开始折腾起他来。

「难道要我也象阿杰那样舔你的脚吗？」

阿风傻眼了。要他用嘴去舔妻子的臭脚他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噗哧」何敏笑了。

「刚才小白舔过了，你就不用舔了。但是为了能让你有所表示，你就学学小狗叼东西吧。「何敏说着把脚上的

拖鞋踢飞了。然后让阿风用嘴把它们叼过来再侍候她穿上。这也真亏的她想的出来，用嘴去叼鞋也只有狗会去做吧。

何敏这么做也无非就是要侮辱他，并让他在身份上认同奴隶的称呼。

见何敏这样侮辱自已。阿风的心里极不舒服。但已经同意做奴隶，也只好违心的去做了。他屈辱地爬到了妻子

的拖鞋边，用嘴艰难的叼起拖鞋的前端。巨大的屈辱让他浑身发抖。他晃晃悠悠的爬到何敏的脚边，吃力的把拖鞋

套在了妻子伸出的一只脚上。

「好极了。」

何敏用另一只脚蹭了一下阿风的脸庞。阿风闻到了一股浓烈的汗脚臭味。

「去把另一只也叼过来，然后顶在头上侍候我穿。」何敏又增加了侮辱的程度。把鞋放在头上等于是让何敏踩

在他头上。被一个女人用脚踩住脑袋是什么滋味不言自明了。

阿风为了让妻子不去检举自已，违心的承受了妻子把脚放进他头上拖鞋的一瞬，真是比死还难以忍受。

等阿风为她穿上鞋。何敏站起身来，走到阿杰面前示意他驮着自已去卫生间洗脚。说刚才阿杰把他的脚弄脏了。

阿杰兴高采烈地被何敏骑着去了卫生间。客厅里只留下阿风气愤难消。可没多久何敏叫他也进支去。

阿风走进卫生间一看。原来阿杰正在用嘴为妻子洗脚。何敏坐在马桶盖上。

双脚放在一边的洗脚池里。享受着阿杰用舌头不停的为她的双脚洗浴。这一切让阿风看着想吐。可转念想想阿

杰刚才已经把何敏的双脚舔了个遍。这也不算什么了。

原来何敏是要让阿风为她放洗澡水。阿风想想这同阿杰用嘴为她洗脚强多了。

他又怎会想到何敏马上会让他喝洗脚水呢。

「哎呀。你咬痛我了。」

何敏突然大叫起来。原来阿杰在为何敏舔舐的过程中越发的兴奋。不自觉的用嘴轻咬起她的脚趾。

「啪、啪」两个耳光扇到了阿杰的脸上。

「谁说你可以咬我的。看来你不受点惩罚是不会长记性的。」何敏大声地对脚下的阿杰说。

「对不起主人。我知道错了，你怎么惩罚我都可以。」阿杰果然贱得厉害。

「这还差不多。阿风啊你说我该怎充惩罚他呢。」何敏把球踢到了阿风这里。

「我。我也不知道，不过我想他受到怎样的惩罚都是应该的。」阿风其实心中恨死他了。恨不得阿杰多受点处

罚才好，要不是他，自已也不会变成妻子的奴隶吧。

何敏又怎会不知道他的心理。她这样问阿风就是看看他的内心。既然他如此的心有不甘，她也要好好的羞辱他

一番了。

「阿风啊。你知道我在洗澡前都要做一件事的。这么热的天我们该为他准备一份饮料什么的，你说是吗？」

何敏通常在洗澡前都要方便一下。她是准备让阿杰喝她的尿了。

「是啊，是啊。主人想的真周到。」

对于让阿杰喝尿阿风是一种兴灾乐祸的心态。他又怎知何敏正等他的话呢。

「怎么我为小白准备饮料你不高兴了吗？我也可以为你准备一份呢。」听到何敏的话阿风发呆了。

「主人的饮料不多，我看我就算了吧。」

他始终以为何敏的饮料只是她的尿。

「怎么会不多呢？这里的饮料你还不知道能不能喝的完呢？」「小敏你真的要我喝吗？」

阿风哭丧着脸说。

「当然了，这里的洗脚水满满一池呢？」

喝洗脚水。洗脚池里的水混浊不堪，这怎么喝的下去呢。正当阿风发愁的时候。何敏又下达了让阿杰喝尿的命

令。

这回轮到阿杰发呆了。虽说舔何敏的脚他是万分的愿意，但要是让他喝尿就让他有点为难了。

尽管何敏长得极美，但美女的小便应该臊臭难当吧。

见阿杰发愣，何敏发火了。

「怎么主人赏『圣水』给你喝你不高兴吗？要不要也吃点主人的『黄金』啊？」阿杰一听吓坏了。喝小便他已

经有点不情愿了，如果让他吃屎他就更接受不了了。

「我喝，我喝。主人的黄金我是不敢领教的。」阿杰屈辱地把何敏尿在杯里的小便艰难的喝下。轮到阿风喝洗

脚水了。他使劲地憋着呼吸，张开嘴大口、大口的喝起来。但一想到这是妻子的洗脚水他就忍不住想吐。喝了半天，

他也没能喝多少。只好苦苦哀求何敏能不能少喝点。

何敏此时就在旁边站着。其实她也知道阿风不可能喝完。她这么做也无非就是想侮辱他一番。

见他哀求便以他没完成任务为由，又逼阿风用嘴来舐净她下体的尿渍。而阿杰则被她用绳子捆在了马桶上。又

以不让他看到主人的私处为由用脱下的脏内裤套在他头上。然后张开双腿坐在浴池边让阿风用舌头为她服务。阿风

平时想让妻子为自已口交，确从未得到过她的同意。

而今却要替妻子口交。

阿风的舌头触到了何敏的阴蒂。一股咸醒的尿臊味令人作呕。舐进嘴里极不舒服。可何每并不管这些，她的目

的就是要看到阿风脸上因为被辱的痛苦神情。

「啪」一个耳光又打在了阿风的脸上。

「为主人服务就不能卖力的吗？」

何敏显然不满意他的表现，嫌他的舌头舔的太慢了。

「你居然打我？」

阿风想不到妻子会打自已的耳光。

「打你怎么了。你给我听着，如果不听话？别怪我不顾夫妻情份，送你去坐牢。」

不管我怎么对你同做牢相比都算是轻的。给我用力点好好的舐。」何敏恼怒地说。

一提起坐牢，阿风害怕了。这也成为了何敏最有效的武器。他只好屈辱地伸出舌头卖力的舔舐起来。没多久阿

风的舌头就酸了。何敏却享受到从未有过的快意。下体分泌出大量的爱液，她抓住阿风的头发往自已的私处压，弄

得阿风满面都是。

洗澡前，何敏又逼着阿风把她的肛门也舔干净。肛门口臭哄哄地。用舌头舔真是比死还难以忍受。但阿风还是

照做了。

晚上。阿杰被拴在了卫生间。阿风被子允许睡在卧室。但不是在床上，而是地板上。睡前阿风又为何敏口交了

一次。

半夜。何敏去了趟卫生间，把一张拭过小便的手纸硬逼着阿杰咽下。阿杰苦不堪言。

一早阿风做了早点。何敏坐在桌上吃，而让他们蹲在餐桌下面。还把一只包子嚼了嚼吐进他们的饭碗里，让他

们吃完。

临上班前，何敏又吩咐二人晚上回来的时候，要他们两个一人头上面顶一只拖鞋替她换脚。

说完笑嘻嘻地走了。阿风恼火地埋怨了阿杰一阵也去上班了。

其实阿杰也不太高兴。他的幻想就是被美女象征性的宰制。那知何敏玩的这么疯。不但让他喝尿，还迫他咽下

她用过的手纸。象这样发展下去说不定真会让他吃黄金吧。

阿风来到办公室。发现坐在他对面的小李脸色很不好。后来才知道是老总叫他过去不知说了什么。一直提不起

精神来。直到晚上快下班的时候。小李居然收拾东西走了。弄的阿风摸不着头脑。

晚上。他们早早的弄好晚饭。然后一人顶一只拖鞋的跪在门口。可一直等到九点钟也没见到何敏的人影。又过

了半小时她才打来电话说因公已去了外地。明晚才能回来。二人这才站起来吃饭。双腿早已跪得麻了。他们都明显

感到是何敏在耍弄他们。

阿风的对面又来了个新同事。叫小兰。长得非常的妖艳。据说还是公司老总的朋友，阿风当然也不敢得罪。何

敏当晚到是回家的挺早。阿风和阿杰则按照她的吩咐一人顶一只拖鞋跑在门口等。但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在何敏

的后面还跟着一个女孩。见到他们的样子哈哈大笑。

听到笑声，两从慌忙站起身来。但一副狼狈不堪的模样更令此女大笑不止。

羞得他们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

「敏姐。你还真有办法。把男人训练的这么乖。」女孩笑着对何敏说。

「怎能么样小蕾？我同你说你还不相信。现在亲眼见到信了吧。」何敏不无得意的对女孩说。

原来这个女孩叫洪小蕾。是何敏的同事，也是个模特。昨天她们一起去了外地为一家服装公司的服装作秀，今

天才回来。因为时间急迫，二女连澡都没顾得上洗。都是一身的臭汗。小蕾的家不在市区，何敏便让她来家住。还

向她说了自已有两个奴隶的事。起初小蕾不信，可见到他们的表现，她差点笑破了肚子。

「好了。阿风、小白你们快爬过来向我的同事行个礼。表示一下你们对她的敬意。」

何敏说。

「就用嘴吻吻她的脚吧。」

这个命令对阿杰还没什么。毕竟小蕾也是个美女。可对阿风来说，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了。

他是万万做不到的。

阿杰顺从地爬到了小蕾的脚边，用嘴亲吻了她的露趾凉鞋。见阿风不动。何敏发火了。

「阿风你怎么回事啊？拿我的话当耳旁风呀。别以为你是我的丈夫，就可以享受什么特权。惹火了我要你的好

看。」

何敏虽没明说，但她还是拿阿风泄密的事要挟他。

阿风没法。只好屈辱的爬到洪小蕾的脚边。

「你就是杨先生吧。敏姐都对我说了，她有两个奴隶，说你从小就有恋足的毛病。另一个特别喜欢喝尿。嘻嘻。

我还真挺同情你们的。不过你可以放心。你怎么对我的脚我都不会怪你的。」

小蕾同情的说。

阿风听她这么说，差点气得背过气去。自已从小就有恋足的毛病吗？也真亏的何敏想的起来。

「是啊。你看咱们小蕾多同情你。你还不好好表现一下，就舔舔她的脚，表示一下敬意吧。」

「真是不好意思。其实我的脚挺脏的，杨先生如果不习惯的话。我可以先洗一下。」

小蕾毕竟是第一次让男人舔她的脚。

「用不着。你的脚上越脏、越臭他才兴奋呢。」何敏故意这么说。

真要为这个女孩舔脚吗？看来不舔何敏是不会放过自已的。阿风终于张开嘴把小蕾的脚趾含进了嘴里。真臭啊。

脚上的味道令人作呕。加之小蕾穿着露趾凉鞋，脚趾间的污垢真不少。

随着阿风的舔舐一起咽进肚里。

见阿风终于肯舔。何敏内心也很高兴，本来她把小蕾带回来的目的，就是想进一步的侮辱阿风，如今见丈夫已

经屈从于她的淫威之下，她当然高兴。她又让阿杰去卫生间喝尿，阿杰苦着脸又一次咽下了她腥臊的小便。

听何敏让阿杰喝尿。小蕾心里也痒痒的。她在何敏的耳边小声的说了也想让阿风喝自已尿的想法。何敏听了吃

吃地笑起来。同阿风一说。阿风可不干了。本来他舔小蕾的脚已经勉为其难了。现在嘴里还留着咸咸的脚汗味。让

他喝尿这还不如让他去死。这丫头也太得寸进尺了。

见阿风死活不同意，何敏又旧话从提，还想让他屈服。但这回阿风是铁了心。

他想到这几天来所受的屈辱，破口大骂起来。不但骂，他甚至还想动手扇何敏几个耳光才解气。可就在他扑上

去想揍何敏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还没等他近身，他的肚子上就挨了一脚。

痛的他弯下腰去。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下巴上又被踢中了。他仰面倒在地上。何敏的脚这时也踩在了他的头

上，把阿风的脸踩得几乎贴到了地板上。

「好啊。我看不收拾你还要造反了不成。本来你不想喝也就算了，现在还要动手打人，姑奶奶不揍你一顿你也

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何敏边说边脚步下用力。

在极度的痛苦中，阿风好象想起了什么。原来何敏在做模特前好象在柔道队呆过。看来自已这是自取其辱了。

「本来说到底你总是我的老公，现在看来我要把你的身份变的和小白一样了。

你不是不想喝尿吗？今天你给我听好了。这几天小蕾也不会走，我要你乖乖的喝我们俩一个星期的尿。你听明

白没有。」

何敏大声的说。

这下阿风彻底老实了。

「小蕾你还有什么想让他做的吗？」

「没有了。只是我下面有点痒，让他替我舔舔吧。」小丫头在何敏的带动下也越发的放荡起来。

「当然行。就是你肛门痒让他舔干净都可以。」何敏说。

「嘻嘻。」

洪小蕾笑了。

晚上。是何敏同小蕾睡的卧室。阿风则被叫去为二女口交。然后睡在地板上。

半夜。何敏把阿风弄到卫生间，胯在他脸上，对着他的嘴把一泡尿尿进他嘴里。

一早。二女又各自把小便让阿风喝。阿杰到清闲了。

当晚。二女回家又一人一只脚的让他们服侍。因为有了昨天的经验，小蕾也就不和他们客气了。晚饭二女是坐

在餐桌上吃的。阿风和阿杰则是趴在下面吃她们丢下的食物。何敏喜欢把吃剩的东西扔在双腿之间，而小蕾这个丫

头则把吃过的搁在餐桌的木楞下。他们要吃，只好把头伸到她的鞋子下面，十分的侮辱人。

白天阿风仍旧正常上班。因为不停的喝尿，所以连打的饱嗝里面都有浓烈的尿臊味。他生怕别人闻到。

在他对面的小兰仍在工作，并没有注意他的举动。这时一个女人走了进来。

她叫查玉。是公司里出名的交际花。也不知道同多少男人上过床。她俯在小兰的耳边不知说了什么？引得她咯

咯的笑起来。原来小兰有轻微的脚气，查玉不知从那给她买了瓶药，可并不管用。查玉说让她干脆找个男人用嘴帮

她舔舔就没事了。阿风听到耳里内心又是一阵翻腾。

时间过得很快，小蕾终于回去了。何敏对他又是乎好点了。这天何敏甚至破天荒的同他作了一次爱。完事后她

问阿风他有没有一个同事叫陈若兰的。原来她们是一个学校的校友。说她们原来关系还不错呢。阿风当时没有在意。

可第二天令阿风马牛不相及意外的事发生了。何敏居然把小兰请到了家里。

法兰起初见到自已的顶头上司一副奴隶的打扮就笑的直不起腰来。当她听何敏说可以随意的处置他时一下来了

精神。她对这个貌似忠厚的上司一直有意见。

认为他不解风情。今儿逮到机会她决定好好羞辱他一番。

小兰坐在沙发上，看到了自已的脚便有了主意。

「阿敏啊。能不能换双拖鞋呀。高跟鞋穿久了肢痛得厉害。」「当然可以。」

何敏笑着说：「阿风啊，你同事的脚累了，去侍候她换双鞋。」「小兰你。」

阿风听说要给自已的下属换鞋极不情愿。不禁责怪起陈若兰来。那知小兰的口气比他想象的要强硬地多。

「怎么了我的杨大经理。你是不是不太愿意啊？你可别忘了现在可不是在公司。而你现在的身份也只不过是我

同学家的奴隶。作为你主人的朋友。我想我有权让你做任何事情。」

小兰神色自若的说。

「说的好。若兰啊，现在就算你让他吃屎喝尿我都没意见。」何敏感的表态已经很清楚了。

「怎么样？阿敏的话你听见了吗？现在你认为替我换鞋不有什么不妥吗？要不要我直播让你吃屎喝尿啊。哈哈

……」

阿风知道貌岸然躲不了了。看来今天何敏感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故意找来他的同事侮辱他。

让他在公司都抬不起头来做人。他可能万万没想到在以后的日子里。小兰经常以此为挟在办公室里侮辱他。有

时甚至在上班时间也逼他钻到办公桌下面为她口交，或是把脚伸给他舔。

后来发展到连查玉都知道了。也逼着他用嘴服务。

阿风拿了双拖鞋爬到了小兰的脚边。

「嗯」小兰把脚伸到了他面前。

阿风忍受着巨大的屈辱为她脱下了高跟鞋。她居然连袜子都没穿，一股浓烈的脚臭味直钻进他的鼻孔。

「能不能再麻烦你在我换鞋之前把我的脚舔干净啊。」小兰说着把脚几乎贴到了阿风的脸上。

阿风迟疑了一下。还是把她的脚含进了嘴里。并一根一根的舔舐起来。脚趾间皮屑的脱落和着口水和屈辱一起

肚里。

随着时间的推移。何敏已渐渐不把他们当人了。而是可以随意打骂、污辱的奴隶。终于有一天，阿风出差去了，

家里只留下阿杰。

这几天何敏因为大便干燥，所以有点排便困难。她坐在马桶上好久也没能解出来。便拿在脚下替她按摩脚的阿

杰出气。她一个耳光扇在阿杰脸上。

「舔、舔、舔，你就知道舔我的脚，我大便解不出来，你就不能想想办法吗？」阿杰捂着脸不知说什么。「我

只会舔脚的。」

「对了。」

何敏不知想起了什么。「我记得以前电视上说过，小虎排便困难母虎便用舌头刺激帮它排便。你不会用你的舌

头吗？」

「我。我。」

听何敏说让他用舌头去舔她的肛门排便，这同吃屎已经差不多了吧。可不舔他也知道何敏的残暴。

阿杰终于对着何敏扬起的屁股伸出了舌头。

何敏的私处仍旧滴着尿滴。褐色的花蕾因为排泄已经发红发紫，散发着阵阵的恶臭。真的要用舌头去舔舐何敏

正在排泄的肛门了，阿杰突然感到一阵反胃。

肛门口此时已经微微的张开。

阿杰的舌头好象舔到了一粒什么东西，臭不可闻，是大便。阿杰猛然想到是干硬的屎团随着他的舔舐已经出来

了。

果然在阿杰舌头的不断刺激下，何敏把堵在肛门口干结的大便排了出来。而且是越排越多。

这下阿杰可是吃足了苦头。舌头上沾满了臭烘烘的大便。

「主人。我求求你。已经出来了。我可不可以不再舔了。」阿杰忍着口中的恶臭苦苦哀求。

何敏坐到了马桶上。看着阿杰脸上痛苦的神情，她内心的施虐欲得到了满面足。「嗯」何敏努力的排出一橛大

便后才吱声。

「小白干的真不错。来把舌头伸出来给我看看。」阿杰满含屈辱地伸出舌头。舌头上沾满了黄褐色的大便，令

人作呕。

「真脏。好了，好了。你还是快点用口水弄干净了吧。」何敏的话等于是让他把沾在舌头上的大便吃下去。

阿杰努力地把舌头上的异物艰难的吞咽着，屈辱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等何敏方便完，又一个主意在她心里产生了。她对阿杰说：」小白啊，这些日子你的表现比阿风好多了，为了

犒劳你，我就允许你尝尝主人的黄金吧。「何敏是要阿杰自已用手抓马桶里的大便吃。

阿杰听完内心又是一阵抽搐。真的要逼他吃屎了。其实他也知道，对于何敏的命令，他和阿风也只有服从的份。

如果不答应下场会更惨。挨顿打之后仍旧要完成。这一点他是深有体会。

但吃大便这种令人发指的命令出自何敏这么美艳的女人口中还是让他不敢相信。

「是不是不愿意吃啊？」

何敏感的语词冰冷。

「我吃。」

阿杰低声说。

阿杰终于用手去抓马桶里的大便了。本来大便就臭不可闻，如今却要自已用手从马桶里拿出来送进嘴。阿杰刚

吃了一小口，就呕吐不止了。而此时的何敏却发出了施虐后的笑声。

阿风终因营养不良等原因住院了。这下只有一个阿风，他的日子就更难熬了。

一天，何敏让阿风边舐脚心边同他说。

「我们离婚吧。」

「离婚？」

阿风几乎不相信自已的耳朵。他忍辱负重也就为了还能同妻子生活在一起。

虽然何敏是那样的狠毒。

「对。你认为你现在还有资格做我的丈夫吗？你只不过是我的奴隶。确切地说你已经丈失了一个丈夫起码的资

格。我现在就算让你吃屎喝尿，你敢说个不字吗？我们不离婚干什么呢。」

「你要离开我。」

「那道不是。因为我除了需要一个丈夫以外，还需要一个可以随时在脚边打骂的奴隶，而你则是最好的人选。」

「不，我不同意。」

阿风鼓起勇气说。」

他以为又将遭到一顿打。

出乎他的预料，何敏并没有打他。面是苦口婆心地同他说了一些原因。并要他在做牢和离婚之间作一个选择。

一提起做牢，阿风只有屈服了。

第二天，两人就办理了离婚手续。房产、汽车、存款和股票什么的都归了何敏，而阿风只得到在妻子没再结婚

瓣的居住权。换言之。何敏感一但再婚。阿风很可能要住到大街上了。

晚上，何敏同他作了最后一次爱。当然之后的清洁工作仍旧是阿风用嘴来完成的。

这样的日子又过了些天。何敏已经不向以前那样折腾他了。阿风以为何敏因为得到了房产什么的会对自已好点。

殊不知，一场更为残酷的暴虐即将到来。

这天是个节假日。何敏又把小蕾、小兰一起约了过来。还请了一位阿风意想不到的客人。阿风所在公司的老总

宗美华。一个三十来岁。风姿卓越的女人。

关于她的传闻，阿风也曾听说过一些。据说很多男人都曾折在她的手上。是个不折不扣的女强人。她在商场上

有个外号叫「红粉鳄鱼」很多规模不小的公司都被她一一兼并了。一家公司的老总为了能够得到他原公司的５％的

股份。不借跪在她面前。而这位女强人也没有放过任何折磨对手的机会。她让这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当着众人的面给

她磕了三个响头，还让他从她的裙子下面钻过去。临了也只给了他２％的股权。把这个男人羞愧的差点从十三楼跳

下去。今天她过来决没有自已的好果子吃。阿风想。「杨风真想不到你在家会是这副打扮。」宗美华看见的杨风只

着一着一条短裤，脖子上还系了个狗项圈。

杨风被说得满面彤红。

「若兰你也在啊。」

宗美联社华又向小兰打了个招呼。

「华姐你对这种私下的派对也感兴趣吗？」

宗美华喜欢别人在平时称呼她为华姐。

「何敏同我很早就认识，她请我来我自然不好爽约。」她一脸平静的说。丝毫未因杨风的打扮而流露出什么。

其实她的施虐欲比这里的任何一个人都强。很多男人都被她折磨的体无完肤。

今天杨风见何敏把女老总叫来就知道貌岸然自已可能是凶多吉少了。万一泄密的事被她知道，按她的性格决不

会放过自已。其实他又那里知道宗美华已经知道貌岸然了这事，并已经做了相应的防范。明天杨风去上班将会受到

新的任命。

在何敏的招呼下，女人们开始玩起了扑克。因为杨风要负责做饭，所以并没有受到她们的虐待。可等众女酒足

饭饱后，他又遭罪了。先是阿蕾和小兰让他学狗在地上爬，并规定他在爬到每个人脚边的时候还要用头去蹭她们的

脚。而后何敏又眩耀的骑着他在屋里转悠。宗美华看着她们疯，却一直不露声色。后来杨风被女人们副着喝尿，她

都没动。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希望他可以到她家来的话。

第二天。杨风一上班就被宗美华的私人秘书叫去。杨风感到不太妙。但他还抱着侥幸心理，可等他听完宗美华

的话他就彻底傻眼了。

原来宗美华以他泄密为挟要起诉他。这可把杨风吓坏了。他趁着秘书不在屋里，也顾不上什么尊严了。他象狗

一样爬到了她的办公桌前。苦苦哀求宗美华放过自已，并说只要不做牢让他干什么都可以。

宗美华看着这个以前曾经赏识的部下，现在的模样完全是一条狗。

「不起诉也可以。不过你的工程部经理是肯定不能做了。正好这几天打扫卫生的黄妈骨折了，你就替她的位置

吧。」

「什么？要我去打扫女厕所。」

黄妈是这里的清洁工。专门负责打扫公司上下的女厕所，男厕则由另一个蒋伯负责。

「不错。这也是我给你的一个机会。还有我专用的洗手间的卫生也由你负责。

我会让若半监督你的工作。至于你的薪金也由原来的一万五降到现在的五百。

如果你还想要补贴什么的就来后我。」

宗美华的口气生硬，看来这是早就决定的了。另外让陈若兰来监督他，那个女人决不会放过污辱他的机会。

「怎么样？如果你同意则从现在就开始。否则的话就准备等到着做牢吧。」「我同意。」

杨风呜咽着说。

陈若兰知道貌岸然自已的新工作后差点跳起来。监督杨风打扫女厕所。她一想到就要笑。宗美华又交侍了她一

件事。她可以根据自已的喜好让杨风做一些私事。这样杨风的薪金可由五百升到五千。不过这些所谓的私事可能没

有一件不是让他倍感屈辱的吧。

很快何敏在第一时间就知道了杨风被降职去打扫女厕的事。她只是笑了一下。

因为她现在的心思已经不在杨风的身上了。

打扫女厕的工作终于开始了。因为黄妈前天就骨折了。厕所里堆满了用过的手纸。一些便器也因未及时清洗而

散发出刺鼻的尿臊味。令人作呕。杨风几乎是弊着气来完成清洁工作的。

不久。公司里的同事也都知道貌岸然了这事。开始只是笑。慢慢地也越发的瞧不起他了。小兰看在眼里，内心

深处的施虐欲又点燃了。

这时，杨风正要清洁宗美华专用的便器。

「谁让你用卫生刷清洁了。」

杨风塄住了。「不用卫生刷用什么？」

「当然是用你的舌头。」

小兰冷冷地说。

「什么，你不要欺人太甚了。」

杨风很清楚。这个便器平时只有宗美华和秘书小陈用。虽说小陈也是个小美女，可真要是让他用嘴去清洁她们

用过的便器。这也太污辱人了。「欺人。这可是华姐的意思。而且你每舔一次可以拿到五百元的补贴。算起来如果

你每个月能舔上二十次的话，也就等到于过去的薪水了。」「你休想骗人。我宁可死也不会这么做的。」

「如果是我让你做呢。」

宗美华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进来。

「我」杨风没有吱声。

「是不是华姐的话你也不听啊。」

小兰在一边不无得意的说。

杨风把头低了下去。其实便器也挺干净。但要是用舌头舔总是有种屈辱难当的滋味吧。他慢慢地跪了下支。便

器里的腥味冲鼻。他却还要把脸埋到里面。

「噢。你稍微等一下。」

宗美华叫住了他。说自已要方便，并让杨风出去。

而此时小兰又说自已的皮鞋脏了，要他用舌头替她舔干净。杨风无法。只好屈从于她的淫威。

就在杨风舔小兰皮鞋的时候，小陈看见了。惊得合不上嘴。小陈全名叫陈桦。

今年才二十二岁。因为宗美华赏识她，才得以在她身边做私人秘书。她也曾听说过宗美华喜欢折磨对手，可象

今天这样小兰当着她的面把以前的工程部经理如此的折腾到是第一次见。

小兰隔着百巾窗看见了她，便招手让她过去。陈桦疑惑的走了进来。

「小桦想不想也试试啊？你看你的左脚鞋尖上可有一块污渍噢。」「我。」

陈桦的高跟鞋其实很亮。可能是一早打扫卫生的时候不小心弄上去的。

「杨风你还不快点爬过去把小陈的皮鞋舔干净。「杨风没动。他遭受宗美华和小兰她们的侮辱是因为她们已经

在他家里见过他的丑态。可陈桦还是个小丫头啊。怎能么能让他去舔一个黄毛丫头的脚呢？可他却忽略了一点。就

是他现在的自尊又有什么用呢？「「怎么是不是不愿意啊？要不要我向华姐建议让你每天一早跪在公司门口为所有

的女员工舔鞋呀。「这主意也真亏她想得出来，如果真是这样杨风还不如现在就去死。

杨风终于爬到了陈桦的脚边。低头去舔她鞋上的灰尘。弄得陈桦呆呆的站在原地，低头惊讶的看着他的表演。

「好了。你可以进去了。「宗美华从洗手间里走了出来。见杨风正趴在地上为小桦舔鞋不由的笑了。

杨风重新回到了洗手间。往便器里一看凡心不禁一阵抽搐。原来宗美华居然在里面解了一泡大便。而且都没有

放水冲。恶臭扑鼻。这样一个便器让他用舌头去舔内壁上的尿渍实在是太侮辱人了。

「小桦。你也进来吧。」

宗美华让陈桦也进来看杨风是怎么用舌头去舔便器里的尿垢的。

杨风忍住巨大的屈辱跪在了坐便器旁。伸出舌头触到了马桶的内壁。咸醒的尿滴舐起嘴里。

鼻端还要忍受着里面大便散发的恶臭，真是令人发指的暴行。

陈桦又一次张开了嘴。久久都没能合上。如此肮脏的坐便器杨风居然会用舌头去舔。况且里面还有宗美华刚解

的大便。自已站这么远都好象闻到了臭味。真不知道杨风把整个头埋在里面是什么滋味。而且这个便器自已每天也

在用。说不定杨风连她的尿味也喝到了吧。如此强烈的暴虐冲击着她一尘不染的心灵。杨风孱弱的表现又让她产生

了一种同小兰、宗美华她们一样的共鸣。刚才还有的一丝对他的同情也被这种共鸣所吞噬。甚至她都有了为什么不

让杨风去吃里面的大便的想法。就这么短短的一瞬又产生了一个将对他施加种种暴虐的女暴君。

「唉呀。我刚才忘了放水冲了。小桦啊以后你一定要记得及时冲水噢。省得让我们杨经理这么艰辛。」

此时的宗美华本性毕露。

「我会记住的。以后坐便器脏了再也不用担心了。」陈桦心领神会的说。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宗美华让小兰检查一下杨风是否把便器给舔干净。其实便器一直都不脏。

她这么做无非就是要杨风把头埋在里面多闻闻她大便的臭味罢了。

临了。她给了五百元给小兰。让她付给杨风。小兰知道她的意思。便将钱扔在了地上。并将一条腿搁在马桶上，

叫杨风从她的短裙下面钻过去才能拿到钱。

杨风想了想。反正连马桶都舔了。钻一次裤裆又算什么呢。咬咬牙。头一低从小兰的裙子下面爬了过去。他堂

堂一个大男人，为了五百元钱不借用舌头去舔舐马桶里的尿渍，更要钻一个女人的裤裆，这脸也算是丢尽了。

杨风终于回家了。何敏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回来了，和她在一起的还有一个高大的男人。

「喏。这就是我同你说的我以前的丈夫。至于现在吗则是这个家里的奴隶。

我可以随时让他吃屎喝尿。彼得你要不要试试啊。」原来这个男人叫彼得。是何敏所属公司的执行总监。自从

杨风沦为奴隶后，何敏感越发的不把他当回事。加之彼得又垂涎美色已久。俩个打得火热。今天更是把他带回了家。

「小敏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杨风不禁埋怨起何敏来。

「小敏是你叫的吗。你别忘了自已的身份。还有今天你在公司的所作所为你以为我不知道吗？难道你还指望我

和一个清洁工有什么关系吗？如果你还想待在这就乖乖的听话。否则的话让你滚到大街上去。」「你。」

杨风无话可说了。是啊俩人在离婚协议上就是这么签的。

「快去做饭。」

何敏大声的对他说。

吃饭时何敏到并没有太为难他，还破例让他同桌吃饭。可不久。一件让杨风被感屈辱的事就发生了。

等杨风洗耳恭听完碗。何敏就不怀好意的笑着对他说：「阿风啊。刚才我向彼得说了你口交的技术一流。现在

彼得也很想试试。你就好好的为他服务一次吧。」何敏居然让杨风替他口交。

杨风听完气的浑身发抖。虽然自已经常遭到众女的虐待。但这么长时间的奴隶生活已让他染上了受虐的毛病。

尽管他受尽凌辱，可对他使虐的都是女人。而且都是美女。有时杨风受虐时甚至产生了一丝快感。他已经慢慢有了

阿杰的感觉。

尽管这些女人一个比一个还要残忍。

但现在换成男人，他还是不愿意的。

「怎么。你是不是不想做啊？你应该知道我的脾气，要不要我再揍你一顿，当然揍完了你还是要做的。」

何敏见杨风不肯，便出言相逼。

说实话。杨风也真被她打怕了。只要他那儿做的不好，何敏抬手便打。家里的用具也都成了打人的凶器。什么

衣架、扫帚。甚至连开水都变成凶器。至于象拖鞋、皮带更是经常把他打的伤痕累累。

杨风的何敏的威逼下终于把彼得的阳具屈辱地含进嘴里。真臭啊！他恶心的直想吐。虽然他甚至吃过何敏的大

便，但现在换成同类，他还是受不了。

而彼得此时却无比的舒服。阳具被杨风温暖的口腔含住，他禁不住勃起了。

他听何敏说了杨风所做的一些极其卑贱的事情后，便也不顾他是否能受得了了。

竟在杨风的嘴里抽送起来。

这下杨风可惨了。巨大的龟头顶着他的喉咙，还使劲的往里插。差点让杨风吐出来。何敏感却在一边幸灾乐祸

的看着。丝毫不顾杨风的痛苦。

抽送了一阵后。彼得把怒涨的龟头从杨风的嘴里拔了出来。又在何敏耳边低语了几句什么。

何敏听完吃吃的笑起来。

原来，彼得让杨风舐何敏的下阴。并叫杨风把头依在沙发上，让何敏跨在他脸上。此时的杨风已经没有什么尊

严可言了。只好乖乖地照办。

何敏刚才见彼得折腾杨风，她的下面早就湿潞潞的。如今在杨风舌头的刺激下更是春潮泛滥了。也就在杨风仰

着脸痛苦的舔舐时，彼得不知什么时候从何敏后面插了进去。

「噢」何敏发出了满足的声音。

俩人再也顾不上下面的杨风了，猛烈的抽插起来。

何敏的耻骨一次次的撞击着杨风的口鼻。淫液弄得他满脸都是。杨风绝望的闭上了眼睛。

时间好象过了一个世纪。杨风的嘴又被一只无情的手捏开了。彼得的阳具又一次捅了进来，当然还有前端喷射

的精液。

「全部咽下去。」

是何敏残忍的声音。

杨风机械的吞咽着……

晚上。何敏还是把杨风用铁链拴在了卫生间。半夜何敏起床又逼他喝了泡尿。

一早。在何敏的鼓励下，彼得也让杨风含着他的东西饮尿。

白天上班，杨风同样做着打扫厕所的工作。陈桦找到了他，说是晚上有一个聚会，让他一起过去。杨风答应了。

原来，陈桦上次同小兰她们折腾他之后就非常的兴奋。同她的几个女朋友们说了之后，几个女孩子都十分的向往折

磨一个男人的乐趣。所以才有了今天的聚会。杨风又那里知道呢。

ＫＴＶ包房。

当杨风来到这里后才发现原来陈若兰也在被邀请的人之列。就感到不妙。他想走可却被陈桦给拦住了。

「好极了。」何敏用另一只脚蹭了一下阿风的脸庞。阿风闻到了一股浓烈的汗脚臭味。

「去把另一只也叼过来，然后顶在头上侍候我穿。」何敏又增加了侮辱的程度。把鞋放在头上等于是让何敏踩

在他头上。被一个女人用脚踩住脑袋是什么滋味不言自明了。

阿风为了让妻子不去检举自已，违心的承受了妻子把脚放进他头上拖鞋的一瞬，真是比死还难以忍受。

等阿风为她穿上鞋。何敏站起身来，走到阿杰面前示意他驮着自已去卫生间洗脚。说刚才阿杰把他的脚弄脏了。

阿杰兴高采烈地被何敏骑着去了卫生间。客厅里只留下阿风气愤难消。可没多久何敏叫他也进支去。

阿风走进卫生间一看。原来阿杰正在用嘴为妻子洗脚。何敏坐在马桶盖上。

双脚放在一边的洗脚池里。享受着阿杰用舌头不停的为她的双脚洗浴。这一切让阿风看着想吐。可转念想想阿

杰刚才已经把何敏的双脚舔了个遍。这也不算什么了。

原来何敏是要让阿风为她放洗澡水。阿风想想这同阿杰用嘴为她洗脚强多了。

他又怎会想到何敏马上会让他喝洗脚水呢。

「哎呀。你咬痛我了。」何敏突然大叫起来。原来阿杰在为何敏舔舐的过程中越发的兴奋。不自觉的用嘴轻咬

起她的脚趾。

「啪、啪」两个耳光扇到了阿杰的脸上。

「谁说你可以咬我的。看来你不受点惩罚是不会长记性的。」何敏大声地对脚下的阿杰说。

「对不起主人。我知道错了，你怎么惩罚我都可以。」阿杰果然贱得厉害。

「这还差不多。阿风啊你说我该怎充惩罚他呢。」何敏把球踢到了阿风这里。

「我。我也不知道，不过我想他受到怎样的惩罚都是应该的。」阿风其实心中恨死他了。恨不得阿杰多受点处

罚才好，要不是他，自已也不会变成妻子的奴隶吧。

何敏又怎会不知道他的心理。她这样问阿风就是看看他的内心。既然他如此的心有不甘，她也要好好的羞辱他

一番了。

「阿风啊。你知道我在洗澡前都要做一件事的。这么热的天我们该为他准备一份饮料什么的，你说是吗？」何

敏通常在洗澡前都要方便一下。她是准备让阿杰喝她的尿了。

「是啊，是啊。主人想的真周到。」对于让阿杰喝尿阿风是一种兴灾乐祸的心态。他又怎知何敏正等他的话呢。

「怎么我为小白准备饮料你不高兴了吗？我也可以为你准备一份呢。」听到何敏的话阿风发呆了。

「主人的饮料不多，我看我就算了吧。」他始终以为何敏的饮料只是她的尿。

「怎么会不多呢？这里的饮料你还不知道能不能喝的完呢？」「小敏你真的要我喝吗？」阿风哭丧着脸说。

「当然了，这里的洗脚水满满一池呢？」

喝洗脚水。洗脚池里的水混浊不堪，这怎么喝的下去呢。正当阿风发愁的时候。何敏又下达了让阿杰喝尿的命

令。

这回轮到阿杰发呆了。虽说舔何敏的脚他是万分的愿意，但要是让他喝尿就让他有点为难了。尽管何敏长得极

美，但美女的小便应该臊臭难当吧。

见阿杰发愣，何敏发火了。

「怎么主人赏『圣水』给你喝你不高兴吗？要不要也吃点主人的『黄金』啊？」阿杰一听吓坏了。喝小便他已

经有点不情愿了，如果让他吃屎他就更接受不了了。

「我喝，我喝。主人的黄金我是不敢领教的。」阿杰屈辱地把何敏尿在杯里的小便艰难的喝下。轮到阿风喝洗

脚水了。他使劲地憋着呼吸，张开嘴大口、大口的喝起来。但一想到这是妻子的洗脚水他就忍不住想吐。喝了半天，

他也没能喝多少。只好苦苦哀求何敏能不能少喝点。

何敏此时就在旁边站着。其实她也知道阿风不可能喝完。她这么做也无非就是想侮辱他一番。见他哀求便以他

没完成任务为由，又逼阿风用嘴来舐净她下体的尿渍。而阿杰则被她用绳子捆在了马桶上。又以不让他看到主人的

私处为由用脱下的脏内裤套在他头上。然后张开双腿坐在浴池边让阿风用舌头为她服务。阿风平时想让妻子为自已

口交，确从未得到过她的同意。而今却要替妻子口交。

阿风的舌头触到了何敏的阴蒂。一股咸醒的尿臊味令人作呕。舐进嘴里极不舒服。可何每并不管这些，她的目

的就是要看到阿风脸上因为被辱的痛苦神情。

「啪」一个耳光又打在了阿风的脸上。

「为主人服务就不能卖力的吗？」何敏显然不满意他的表现，嫌他的舌头舔的太慢了。

「你居然打我？」阿风想不到妻子会打自已的耳光。

「打你怎么了。你给我听着，如果不听话？别怪我不顾夫妻情份，送你去坐牢。」不管我怎么对你同做牢相比

都算是轻的。给我用力点好好的舐。」何敏恼怒地说。

一提起坐牢，阿风害怕了。这也成为了何敏最有效的武器。他只好屈辱地伸出舌头卖力的舔舐起来。没多久阿

风的舌头就酸了。何敏却享受到从未有过的快意。下体分泌出大量的爱液，她抓住阿风的头发往自已的私处压，弄

得阿风满面都是。

洗澡前，何敏又逼着阿风把她的肛门也舔干净。肛门口臭哄哄地。用舌头舔真是比死还难以忍受。但阿风还是

照做了。

晚上。阿杰被拴在了卫生间。阿风被子允许睡在卧室。但不是在床上，而是地板上。睡前阿风又为何敏口交了

一次。

半夜。何敏去了趟卫生间，把一张拭过小便的手纸硬逼着阿杰咽下。阿杰苦不堪言。

一早阿风做了早点。何敏坐在桌上吃，而让他们蹲在餐桌下面。还把一只包子嚼了嚼吐进他们的饭碗里，让他

们吃完。

临上班前，何敏又吩咐二人晚上回来的时候，要他们两个一人头上面顶一只拖鞋替她换脚。说完笑嘻嘻地走了。

阿风恼火地埋怨了阿杰一阵也去上班了。

其实阿杰也不太高兴。他的幻想就是被美女象征性的宰制。那知何敏玩的这么疯。不但让他喝尿，还迫他咽下

她用过的手纸。象这样发展下去说不定真会让他吃黄金吧。

阿风来到办公室。发现坐在他对面的小李脸色很不好。后来才知道是老总叫他过去不知说了什么。一直提不起

精神来。直到晚上快下班的时候。小李居然收拾东西走了。弄的阿风摸不着头脑。

晚上。他们早早的弄好晚饭。然后一人顶一只拖鞋的跪在门口。可一直等到九点钟也没见到何敏的人影。又过

了半小时她才打来电话说因公已去了外地。明晚才能回来。二人这才站起来吃饭。双腿早已跪得麻了。他们都明显

感到是何敏在耍弄他们。

阿风的对面又来了个新同事。叫小兰。长得非常的妖艳。据说还是公司老总的朋友，阿风当然也不敢得罪。何

敏当晚到是回家的挺早。阿风和阿杰则按照她的吩咐一人顶一只拖鞋跑在门口等。但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在何敏

的后面还跟着一个女孩。见到他们的样子哈哈大笑。

听到笑声，两从慌忙站起身来。但一副狼狈不堪的模样更令此女大笑不止。

羞得他们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

「敏姐。你还真有办法。把男人训练的这么乖。」女孩笑着对何敏说。

「怎能么样小蕾？我同你说你还不相信。现在亲眼见到信了吧。」何敏不无得意的对女孩说。

原来这个女孩叫洪小蕾。是何敏的同事，也是个模特。昨天她们一起去了外地为一家服装公司的服装作秀，今

天才回来。因为时间急迫，二女连澡都没顾得上洗。都是一身的臭汗。小蕾的家不在市区，何敏便让她来家住。还

向她说了自已有两个奴隶的事。起初小蕾不信，可见到他们的表现，她差点笑破了肚子。

「好了。阿风、小白你们快爬过来向我的同事行个礼。表示一下你们对她的敬意。」何敏说。「就用嘴吻吻她

的脚吧。」

这个命令对阿杰还没什么。毕竟小蕾也是个美女。可对阿风来说，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了。他是万万做不到的。

阿杰顺从地爬到了小蕾的脚边，用嘴亲吻了她的露趾凉鞋。见阿风不动。何敏发火了。

「阿风你怎么回事啊？拿我的话当耳旁风呀。别以为你是我的丈夫，就可以享受什么特权。惹火了我要你的好

看。」何敏虽没明说，但她还是拿阿风泄密的事要挟他。

阿风没法。只好屈辱的爬到洪小蕾的脚边。

「你就是杨先生吧。敏姐都对我说了，她有两个奴隶，说你从小就有恋足的毛病。另一个特别喜欢喝尿。嘻嘻。

我还真挺同情你们的。不过你可以放心。你怎么对我的脚我都不会怪你的。」小蕾同情的说。

阿风听她这么说，差点气得背过气去。自已从小就有恋足的毛病吗？也真亏的何敏想的起来。

「是啊。你看咱们小蕾多同情你。你还不好好表现一下，就舔舔她的脚，表示一下敬意吧。」

「真是不好意思。其实我的脚挺脏的，杨先生如果不习惯的话。我可以先洗一下。」小蕾毕竟是第一次让男人

舔她的脚。

「用不着。你的脚上越脏、越臭他才兴奋呢。」何敏故意这么说。

真要为这个女孩舔脚吗？看来不舔何敏是不会放过自已的。阿风终于张开嘴把小蕾的脚趾含进了嘴里。真臭啊。

脚上的味道令人作呕。加之小蕾穿着露趾凉鞋，脚趾间的污垢真不少。随着阿风的舔舐一起咽进肚里。

见阿风终于肯舔。何敏内心也很高兴，本来她把小蕾带回来的目的，就是想进一步的侮辱阿风，如今见丈夫已

经屈从于她的淫威之下，她当然高兴。她又让阿杰去卫生间喝尿，阿杰苦着脸又一次咽下了她腥臊的小便。

听何敏让阿杰喝尿。小蕾心里也痒痒的。她在何敏的耳边小声的说了也想让阿风喝自已尿的想法。何敏听了吃

吃地笑起来。同阿风一说。阿风可不干了。本来他舔小蕾的脚已经勉为其难了。现在嘴里还留着咸咸的脚汗味。让

他喝尿这还不如让他去死。这丫头也太得寸进尺了。

见阿风死活不同意，何敏又旧话从提，还想让他屈服。但这回阿风是铁了心。

他想到这几天来所受的屈辱，破口大骂起来。不但骂，他甚至还想动手扇何敏几个耳光才解气。可就在他扑上

去想揍何敏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还没等他近身，他的肚子上就挨了一脚。痛的他弯下腰去。还没弄明

白怎么回事，下巴上又被踢中了。他仰面倒在地上。何敏的脚这时也踩在了他的头上，把阿风的脸踩得几乎贴到了

地板上。

「好啊。我看不收拾你还要造反了不成。本来你不想喝也就算了，现在还要动手打人，姑奶奶不揍你一顿你也

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何敏边说边脚步下用力。

在极度的痛苦中，阿风好象想起了什么。原来何敏在做模特前好象在柔道队呆过。看来自已这是自取其辱了。

「本来说到底你总是我的老公，现在看来我要把你的身份变的和小白一样了。

你不是不想喝尿吗？今天你给我听好了。这几天小蕾也不会走，我要你乖乖的喝我们俩一个星期的尿。你听明

白没有。」何敏大声的说。

这下阿风彻底老实了。

「小蕾你还有什么想让他做的吗？」

「没有了。只是我下面有点痒，让他替我舔舔吧。」小丫头在何敏的带动下也越发的放荡起来。

「当然行。就是你肛门痒让他舔干净都可以。」何敏说。

「嘻嘻。」洪小蕾笑了。

晚上。是何敏同小蕾睡的卧室。阿风则被叫去为二女口交。然后睡在地板上。

半夜。何敏把阿风弄到卫生间，胯在他脸上，对着他的嘴把一泡尿尿进他嘴里。

一早。二女又各自把小便让阿风喝。阿杰到清闲了。

当晚。二女回家又一人一只脚的让他们服侍。因为有了昨天的经验，小蕾也就不和他们客气了。晚饭二女是坐

在餐桌上吃的。阿风和阿杰则是趴在下面吃她们丢下的食物。何敏喜欢把吃剩的东西扔在双腿之间，而小蕾这个丫

头则把吃过的搁在餐桌的木楞下。他们要吃，只好把头伸到她的鞋子下面，十分的侮辱人。

白天阿风仍旧正常上班。因为不停的喝尿，所以连打的饱嗝里面都有浓烈的尿臊味。他生怕别人闻到。

在他对面的小兰仍在工作，并没有注意他的举动。这时一个女人走了进来。

她叫查玉。是公司里出名的交际花。也不知道同多少男人上过床。她俯在小兰的耳边不知说了什么？引得她咯

咯的笑起来。原来小兰有轻微的脚气，查玉不知从那给她买了瓶药，可并不管用。查玉说让她干脆找个男人用嘴帮

她舔舔就没事了。阿风听到耳里内心又是一阵翻腾。

时间过得很快，小蕾终于回去了。何敏对他又是乎好点了。这天何敏甚至破天荒的同他作了一次爱。完事后她

问阿风他有没有一个同事叫陈若兰的。原来她们是一个学校的校友。说她们原来关系还不错呢。阿风当时没有在意。

可第二天令阿风马牛不相及意外的事发生了。何敏居然把小兰请到了家里。

法兰起初见到自已的顶头上司一副奴隶的打扮就笑的直不起腰来。当她听何敏说可以随意的处置他时一下来了

精神。她对这个貌似忠厚的上司一直有意见。

认为他不解风情。今儿逮到机会她决定好好羞辱他一番。

小兰坐在沙发上，看到了自已的脚便有了主意。

「阿敏啊。能不能换双拖鞋呀。高跟鞋穿久了肢痛得厉害。」「当然可以。」何敏笑着说：「阿风啊，你同事

的脚累了，去侍候她换双鞋。」「小兰你。」阿风听说要给自已的下属换鞋极不情愿。不禁责怪起陈若兰来。

那知小兰的口气比他想象的要强硬地多。

「怎么了我的杨大经理。你是不是不太愿意啊？你可别忘了现在可不是在公司。而你现在的身份也只不过是我

同学家的奴隶。作为你主人的朋友。我想我有权让你做任何事情。」小兰神色自若的说。

「说的好。若兰啊，现在就算你让他吃屎喝尿我都没意见。」何敏感的表态已经很清楚了。

「怎么样？阿敏的话你听见了吗？现在你认为替我换鞋不有什么不妥吗？要不要我直播让你吃屎喝尿啊。哈哈

……」

阿风知道貌岸然躲不了了。看来今天何敏感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故意找来他的同事侮辱他。让他在公司都抬

不起头来做人。他可能万万没想到在以后的日子里。小兰经常以此为挟在办公室里侮辱他。有时甚至在上班时间也

逼他钻到办公桌下面为她口交，或是把脚伸给他舔。后来发展到连查玉都知道了。也逼着他用嘴服务。

阿风拿了双拖鞋爬到了小兰的脚边。

「嗯」小兰把脚伸到了他面前。

阿风忍受着巨大的屈辱为她脱下了高跟鞋。她居然连袜子都没穿，一股浓烈的脚臭味直钻进他的鼻孔。

「能不能再麻烦你在我换鞋之前把我的脚舔干净啊。」小兰说着把脚几乎贴到了阿风的脸上。

阿风迟疑了一下。还是把她的脚含进了嘴里。并一根一根的舔舐起来。脚趾间皮屑的脱落和着口水和屈辱一起

肚里。

随着时间的推移。何敏已渐渐不把他们当人了。而是可以随意打骂、污辱的奴隶。终于有一天，阿风出差去了，

家里只留下阿杰。

这几天何敏因为大便干燥，所以有点排便困难。她坐在马桶上好久也没能解出来。便拿在脚下替她按摩脚的阿

杰出气。她一个耳光扇在阿杰脸上。

「舔、舔、舔，你就知道舔我的脚，我大便解不出来，你就不能想想办法吗？」阿杰捂着脸不知说什么。「我

只会舔脚的。」

「对了。」何敏不知想起了什么。「我记得以前电视上说过，小虎排便困难母虎便用舌头刺激帮它排便。你不

会用你的舌头吗？」「我。我。」听何敏说让他用舌头去舔她的肛门排便，这同吃屎已经差不多了吧。可不舔他也

知道何敏的残暴。

阿杰终于对着何敏扬起的屁股伸出了舌头。

何敏的私处仍旧滴着尿滴。褐色的花蕾因为排泄已经发红发紫，散发着阵阵的恶臭。真的要用舌头去舔舐何敏

正在排泄的肛门了，阿杰突然感到一阵反胃。

肛门口此时已经微微的张开。阿杰的舌头好象舔到了一粒什么东西，臭不可闻，是大便。阿杰猛然想到是干硬

的屎团随着他的舔舐已经出来了。

果然在阿杰舌头的不断刺激下，何敏把堵在肛门口干结的大便排了出来。而且是越排越多。这下阿杰可是吃足

了苦头。舌头上沾满了臭烘烘的大便。

「主人。我求求你。已经出来了。我可不可以不再舔了。」阿杰忍着口中的恶臭苦苦哀求。

何敏坐到了马桶上。看着阿杰脸上痛苦的神情，她内心的施虐欲得到了满面足。「嗯」何敏努力的排出一橛大

便后才吱声。

「小白干的真不错。来把舌头伸出来给我看看。」阿杰满含屈辱地伸出舌头。舌头上沾满了黄褐色的大便，令

人作呕。

「真脏。好了，好了。你还是快点用口水弄干净了吧。」何敏的话等于是让他把沾在舌头上的大便吃下去。

阿杰努力地把舌头上的异物艰难的吞咽着，屈辱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等何敏方便完，又一个主意在她心里产生了。她对阿杰说：」小白啊，这些日子你的表现比阿风好多了，为了

犒劳你，我就允许你尝尝主人的黄金吧。「何敏是要阿杰自已用手抓马桶里的大便吃。

阿杰听完内心又是一阵抽搐。真的要逼他吃屎了。其实他也知道，对于何敏的命令，他和阿风也只有服从的份。

如果不答应下场会更惨。挨顿打之后仍旧要完成。这一点他是深有体会。但吃大便这种令人发指的命令出自何敏这

么美艳的女人口中还是让他不敢相信。

「是不是不愿意吃啊？」何敏感的语词冰冷。

「我吃。」阿杰低声说。

阿杰终于用手去抓马桶里的大便了。本来大便就臭不可闻，如今却要自已用手从马桶里拿出来送进嘴。阿杰刚

吃了一小口，就呕吐不止了。而此时的何敏却发出了施虐后的笑声。

阿风终因营养不良等原因住院了。这下只有一个阿风，他的日子就更难熬了。

一天，何敏让阿风边舐脚心边同他说。

「我们离婚吧。」

「离婚？」阿风几乎不相信自已的耳朵。他忍辱负重也就为了还能同妻子生活在一起。虽然何敏是那样的狠毒。

「对。你认为你现在还有资格做我的丈夫吗？你只不过是我的奴隶。确切地说你已经丈失了一个丈夫起码的资

格。我现在就算让你吃屎喝尿，你敢说个不字吗？我们不离婚干什么呢。」

「你要离开我。」

「那道不是。因为我除了需要一个丈夫以外，还需要一个可以随时在脚边打骂的奴隶，而你则是最好的人选。」

「不，我不同意。」阿风鼓起勇气说。」他以为又将遭到一顿打。

出乎他的预料，何敏并没有打他。面是苦口婆心地同他说了一些原因。并要他在做牢和离婚之间作一个选择。

一提起做牢，阿风只有屈服了。

第二天，两人就办理了离婚手续。房产、汽车、存款和股票什么的都归了何敏，而阿风只得到在妻子没再结婚

瓣的居住权。换言之。何敏感一但再婚。阿风很可能要住到大街上了。

晚上，何敏同他作了最后一次爱。当然之后的清洁工作仍旧是阿风用嘴来完成的。

这样的日子又过了些天。何敏已经不向以前那样折腾他了。阿风以为何敏因为得到了房产什么的会对自已好点。

殊不知，一场更为残酷的暴虐即将到来。

这天是个节假日。何敏又把小蕾、小兰一起约了过来。还请了一位阿风意想不到的客人。阿风所在公司的老总

宗美华。，一个三十来岁。风姿卓越的女人。

关于她的传闻，阿风也曾听说过一些。据说很多男人都曾折在她的手上。是个不折不扣的女强人。她在商场上

有个外号叫「红粉鳄鱼」很多规模不小的公司都被她一一兼并了。一家公司的老总为了能够得到他原公司的５请建

个文档上传附件形式发。的股份。不借跪在她面前。而这位女强人也没有放过任何折磨对手的机会。她让这个五十

多岁的男人当着众人的面给她磕了三个响头，还让他从她的裙子下面钻过去。临了也只给了他２请建个文档上传附

件形式发。的股权。把这个男人羞愧的差点从十三楼跳下去。今天她过来决没有自已的好果子吃。阿风想。「杨风

真想不到你在家会是这副打扮。」宗美华看见的杨风只着一着一条短裤，脖子上还系了个狗项圈。

杨风被说得满面彤红。

「若兰你也在啊。」宗美联社华又向小兰打了个招呼。

「华姐你对这种私下的派对也感兴趣吗？」宗美华喜欢别人在平时称呼她为华姐。

「何敏同我很早就认识，她请我来我自然不好爽约。」她一脸平静的说。丝毫未因杨风的打扮而流露出什么。

其实她的施虐欲比这里的任何一个人都强。很多男人都被她折磨的体无完肤。

今天杨风见何敏把女老总叫来就知道貌岸然自已可能是凶多吉少了。万一泄密的事被她知道，按她的性格决不

会放过自已。其实他又那里知道宗美华已经知道貌岸然了这事，并已经做了相应的防范。明天杨风去上班将会受到

新的任命。

在何敏的招呼下，女人们开始玩起了扑克。因为杨风要负责做饭，所以并没有受到她们的虐待。可等众女酒足

饭饱后，他又遭罪了。先是阿蕾和小兰让他学狗在地上爬，并规定他在爬到每个人脚边的时候还要用头去蹭她们的

脚。而后何敏又眩耀的骑着他在屋里转悠。宗美华看着她们疯，却一直不露声色。后来杨风被女人们副着喝尿，她

都没动。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希望他可以到她家来的话。

第二天。杨风一上班就被宗美华的私人秘书叫去。杨风感到不太妙。但他还抱着侥幸心理，可等他听完宗美华

的话他就彻底傻眼了。

原来宗美华以他泄密为挟要起诉他。这可把杨风吓坏了。他趁着秘书不在屋里，也顾不上什么尊严了。他象狗

一样爬到了她的办公桌前。苦苦哀求宗美华放过自已，并说只要不做牢让他干什么都可以。

宗美华看着这个以前曾经赏识的部下，现在的模样完全是一条狗。

「不起诉也可以。不过你的工程部经理是肯定不能做了。正好这几天打扫卫生的黄妈骨折了，你就替她的位置

吧。」

「什么？要我去打扫女厕所。」黄妈是这里的清洁工。专门负责打扫公司上下的女厕所，男厕则由另一个蒋伯

负责。

「不错。这也是我给你的一个机会。还有我专用的洗手间的卫生也由你负责。

我会让若半监督你的工作。至于你的薪金也由原来的一万五降到现在的五百。

如果你还想要补贴什么的就来后我。」宗美华的口气生硬，看来这是早就决定的了。另外让陈若兰来监督他，

那个女人决不会放过污辱他的机会。

「怎么样？如果你同意则从现在就开始。否则的话就准备等到着做牢吧。」「我同意。」杨风呜咽着说。

陈若兰知道貌岸然自已的新工作后差点跳起来。监督杨风打扫女厕所。她一想到就要笑。宗美华又交侍了她一

件事。她可以根据自已的喜好让杨风做一些私事。这样杨风的薪金可由五百升到五千。不过这些所谓的私事可能没

有一件不是让他倍感屈辱的吧。

很快何敏在第一时间就知道了杨风被降职去打扫女厕的事。她只是笑了一下。

因为她现在的心思已经不在杨风的身上了。

打扫女厕的工作终于开始了。因为黄妈前天就骨折了。厕所里堆满了用过的手纸。一些便器也因未及时清洗而

散发出刺鼻的尿臊味。令人作呕。杨风几乎是弊着气来完成清洁工作的。

不久。公司里的同事也都知道貌岸然了这事。开始只是笑。慢慢地也越发的瞧不起他了。小兰看在眼里，内心

深处的施虐欲又点燃了。

这时，杨风正要清洁宗美华专用的便器。

「谁让你用卫生刷清洁了。」

杨风塄住了。「不用卫生刷用什么？」

「当然是用你的舌头。」小兰冷冷地说。

「什么，你不要欺人太甚了。」杨风很清楚。这个便器平时只有宗美华和秘书小陈用。虽说小陈也是个小美女，

可真要是让他用嘴去清洁她们用过的便器。

这也太污辱人了。「欺人。这可是华姐的意思。而且你每舔一次可以拿到五百元的补贴。算起来如果你每个月

能舔上二十次的话，也就等到于过去的薪水了。」「你休想骗人。我宁可死也不会这么做的。」

「如果是我让你做呢。」宗美华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进来。

「我」杨风没有吱声。

「是不是华姐的话你也不听啊。」小兰在一边不无得意的说。

杨风把头低了下去。其实便器也挺干净。但要是用舌头舔总是有种屈辱难当的滋味吧。他慢慢地跪了下支。便

器里的腥味冲鼻。他却还要把脸埋到里面。

「噢。你稍微等一下。」宗美华叫住了他。说自已要方便，并让杨风出去。

而此时小兰又说自已的皮鞋脏了，要他用舌头替她舔干净。杨风无法。只好屈从于她的淫威。就在杨风舔小兰

皮鞋的时候，小陈看见了。惊得合不上嘴。小陈全名叫陈桦。今年才二十二岁。因为宗美华赏识她，才得以在她身

边做私人秘书。她也曾听说过宗美华喜欢折磨对手，可象今天这样小兰当着她的面把以前的工程部经理如此的折腾

到是第一次见。

小兰隔着百巾窗看见了她，便招手让她过去。陈桦疑惑的走了进来。

「小桦想不想也试试啊？你看你的左脚鞋尖上可有一块污渍噢。」「我。」陈桦的高跟鞋其实很亮。可能是一

早打扫卫生的时候不小心弄上去的。

「杨风你还不快点爬过去把小陈的皮鞋舔干净。「杨风没动。他遭受宗美华和小兰她们的侮辱是因为她们已经

在他家里见过他的丑态。可陈桦还是个小丫头啊。怎能么能让他去舔一个黄毛丫头的脚呢？可他却忽略了一点。就

是他现在的自尊又有什么用呢？「「怎么是不是不愿意啊？要不要我向华姐建议让你每天一早跪在公司门口为所有

的女员工舔鞋呀。「这主意也真亏她想得出来，如果真是这样杨风还不如现在就去死。

杨风终于爬到了陈桦的脚边。低头去舔她鞋上的灰尘。弄得陈桦呆呆的站在原地，低头惊讶的看着他的表演。

「好了。你可以进去了。「宗美华从洗手间里走了出来。见杨风正趴在地上为小桦舔鞋不由的笑了。

杨风重新回到了洗手间。往便器里一看凡心不禁一阵抽搐。原来宗美华居然在里面解了一泡大便。而且都没有

放水冲。恶臭扑鼻。这样一个便器让他用舌头去舔内壁上的尿渍实在是太侮辱人了。

「小桦。你也进来吧。」宗美华让陈桦也进来看杨风是怎么用舌头去舔便器里的尿垢的。

杨风忍住巨大的屈辱跪在了坐便器旁。伸出舌头触到了马桶的内壁。咸醒的尿滴舐起嘴里。鼻端还要忍受着里

面大便散发的恶臭，真是令人发指的暴行。

陈桦又一次张开了嘴。久久都没能合上。如此肮脏的坐便器杨风居然会用舌头去舔。况且里面还有宗美华刚解

的大便。自已站这么远都好象闻到了臭味。真不知道杨风把整个头埋在里面是什么滋味。而且这个便器自已每天也

在用。说不定杨风连她的尿味也喝到了吧。如此强烈的暴虐冲击着她一尘不染的心灵。杨风孱弱的表现又让她产生

了一种同小兰、宗美华她们一样的共鸣。刚才还有的一丝对他的同情也被这种共鸣所吞噬。甚至她都有了为什么不

让杨风去吃里面的大便的想法。就这么短短的一瞬又产生了一个将对他施加种种暴虐的女暴君。

「唉呀。我刚才忘了放水冲了。小桦啊以后你一定要记得及时冲水噢。省得让我们杨经理这么艰辛。」此时的

宗美华本性毕露。

「我会记住的。以后坐便器脏了再也不用担心了。」陈桦心领神会的说。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宗美华让小兰检查一下杨风是否把便器给舔干净。其实便器一直都不脏。她这么做无非就

是要杨风把头埋在里面多闻闻她大便的臭味罢了。

临了。她给了五百元给小兰。让她付给杨风。小兰知道她的意思。便将钱扔在了地上。并将一条腿搁在马桶上，

叫杨风从她的短裙下面钻过去才能拿到钱。

杨风想了想。反正连马桶都舔了。钻一次裤裆又算什么呢。咬咬牙。头一低从小兰的裙子下面爬了过去。他堂

堂一个大男人，为了五百元钱不借用舌头去舔舐马桶里的尿渍，更要钻一个女人的裤裆，这脸也算是丢尽了。

杨风终于回家了。何敏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回来了，和她在一起的还有一个高大的男人。

「喏。这就是我同你说的我以前的丈夫。至于现在吗则是这个家里的奴隶。

我可以随时让他吃屎喝尿。彼得你要不要试试啊。」原来这个男人叫彼得。是何敏所属公司的执行总监。自从

杨风沦为奴隶后，何敏感越发的不把他当回事。加之彼得又垂涎美色已久。俩个打得火热。今天更是把他带回了家。

「小敏你怎么可以这样呢？」杨风不禁埋怨起何敏来。

「小敏是你叫的吗。你别忘了自已的身份。还有今天你在公司的所作所为你以为我不知道吗？难道你还指望我

和一个清洁工有什么关系吗？如果你还想待在这就乖乖的听话。否则的话让你滚到大街上去。」「你。」杨风无话

可说了。是啊俩人在离婚协议上就是这么签的。

「快去做饭。」何敏大声的对他说。

吃饭时何敏到并没有太为难他，还破例让他同桌吃饭。可不久。一件让杨风被感屈辱的事就发生了。

等杨风洗耳恭听完碗。何敏就不怀好意的笑着对他说：

「阿风啊。刚才我向彼得说了你口交的技术一流。现在彼得也很想试试。你就好好的为他服务一次吧。」何敏

居然让杨风替他口交。

杨风听完气的浑身发抖。虽然自已经常遭到众女的虐待。但这么长时间的奴隶生活已让他染上了受虐的毛病。

尽管他受尽凌辱，可对他使虐的都是女人。而且都是美女。有时杨风受虐时甚至产生了一丝快感。他已经慢慢有了

阿杰的感觉。

尽管这些女人一个比一个还要残忍。但现在换成男人，他还是不愿意的。

「怎么。你是不是不想做啊？你应该知道我的脾气，要不要我再揍你一顿，当然揍完了你还是要做的。」何敏

见杨风不肯，便出言相逼。

说实话。杨风也真被她打怕了。只要他那儿做的不好，何敏抬手便打。家里的用具也都成了打人的凶器。什么

衣架、扫帚。甚至连开水都变成凶器。至于象拖鞋、皮带更是经常把他打的伤痕累累。

杨风的何敏的威逼下终于把彼得的阳具屈辱地含进嘴里。真臭啊！他恶心的直想吐。虽然他甚至吃过何敏的大

便，但现在换成同类，他还是受不了。

而彼得此时却无比的舒服。阳具被杨风温暖的口腔含住，他禁不住勃起了。

他听何敏说了杨风所做的一些极其卑贱的事情后，便也不顾他是否能受得了了。

竟在杨风的嘴里抽送起来。这下杨风可惨了。巨大的龟头顶着他的喉咙，还使劲的往里插。差点让杨风吐出来。

何敏感却在一边幸灾乐祸的看着。丝毫不顾杨风的痛苦。

抽送了一阵后。彼得把怒涨的龟头从杨风的嘴里拔了出来。又在何敏耳边低语了几句什么。何敏听完吃吃的笑

起来。

原来，彼得让杨风舐何敏的下阴。并叫杨风把头依在沙发上，让何敏跨在他脸上。此时的杨风已经没有什么尊

严可言了。只好乖乖地照办。

何敏刚才见彼得折腾杨风，她的下面早就湿潞潞的。如今在杨风舌头的刺激下更是春潮泛滥了。也就在杨风仰

着脸痛苦的舔舐时，彼得不知什么时候从何敏后面插了进去。

「噢」何敏发出了满足的声音。

俩人再也顾不上下面的杨风了，猛烈的抽插起来。

何敏的耻骨一次次的撞击着杨风的口鼻。淫液弄得他满脸都是。杨风绝望的闭上了眼睛。

时间好象过了一个世纪。杨风的嘴又被一只无情的手捏开了。彼得的阳具又一次捅了进来，当然还有前端喷射

的精液。

「全部咽下去。」是何敏残忍的声音。

杨风机械的吞咽着……

晚上。何敏还是把杨风用铁链拴在了卫生间。半夜何敏起床又逼他喝了泡尿。

一早。在何敏的鼓励下，彼得也让杨风含着他的东西饮尿。

白天上班，杨风同样做着打扫厕所的工作。

【完】